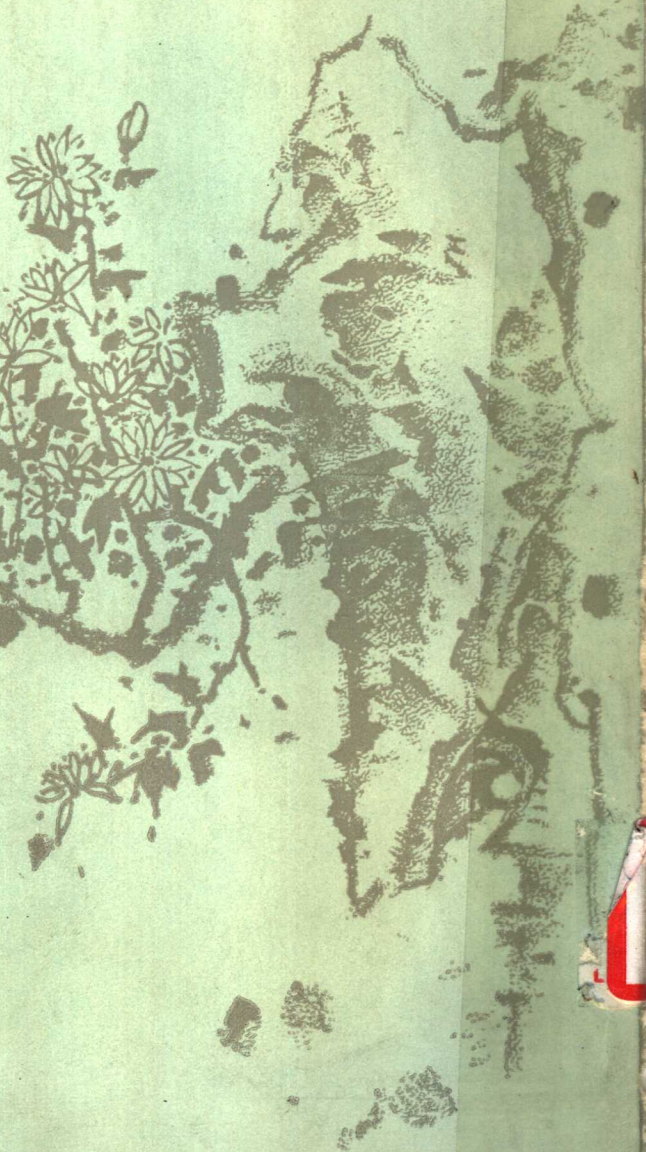


白
朴
戲
曲
集
校
注

王文才 校注



白樸戲曲集校注

王文才校注

人民文學出版社

封面设计：古干

白朴戏曲集校注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市通县辛店印刷厂印刷

字数 230,000 开本 850×1168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11 $\frac{9}{16}$ 插页 3

1984年6月北京第1版 1984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,001—4,500

书号 10019·3668

定价 1.40元

景 水 生 光 尚 藥



白 朴 小 像

〔蘭谷先生小影〕一幀，出楊希洛刻本《天籟集》。案洪武初，孫作曾見遺像於白樸之孫白溟處，爲撰贊詞。時距其歿，不過六十餘年，當是家傳寫真。正德中，陳霆謫六安，又見之於裔孫白永盛家。康熙間，楊希洛既得詞稿於白駒處，並繪此像及孫作陳霆等贊詞，刻之卷首。是乃出自白氏世傳之真容，決非以意造塑。曹寅藏舊鈔本天籟詞所附世系圖中，亦存此像，同出家傳底本，唯臨摹失形，僅得仿佛。《錄鬼簿》弔詞謂樸戴冠博帶，以太常服飾擬其形貌，實爲想象之詞。

前 言

白樸，字太素，號蘭谷；原名恒，字仁甫。生於金哀宗正大三年（一二二六），祖籍隴州（今山西曲沃縣）。父白華，字文舉，號寓齋；仕金顯宦，至樞密判官。白氏世爲郡中望姓，他從小就生長在一個具有濃厚文學氣氛的環境裏，父華以詩名世，有《寓齋集》；伯父賁爲詞賦科進士，有《茅亭詩》；叔父寶瑩是位詩僧。並時文人如趙秉文、李冶、李獻卿、程鉅夫、李俊民、王鶚、劉祁、蕭貢、鄧文原、吳澄、楊果等，都與白氏弟兄有交往；元好問和白華尤爲至交，故王博文《天籟集序》云：「元、白爲中州世契，兩家子弟，每舉長慶故事，以詩文相往來。」

白樸的前半生，適當宋、金、元政權時立和嬗變的年代。南宋朝廷既長期偏安，女真政府亦漸趨衰微，蒙古成吉思汗乘機合併鄰族，崛起漠北，威脅中原。一二一四年入占西北，迫使金人棄中都，遷汴京，退出黃河北部，困守河南。一二一九年發動掠奪戰爭，遠征中亞；一二二七年回兵先滅西夏，而宋、金得暫免於禍。窩闊台時，繼續用兵東歐和西亞；同時興師南征，先謀滅金，廣即圖宋，經過四十六年的戰爭，至一二八〇年，終於占領了全中國，建成多民族的統一國家。

金哀宗天興元年（一一三二），當白樸七歲時，蒙古軍於三月間繞道北上，包圍汴京，「樹炮攻城」；脅盟城下，仍未解圍，「四面駐兵邏之」。接着便與宋聯合，大舉攻金。十二月，白華建議金主出都，移地就兵，年底隨哀宗倉皇渡河。白樸全家，留在京裏。那時：

京師圍城數月，倉廩空虛。民間皆言官將搜百姓糧，人情洶洶，甚以爲憂。冬十月，果下令。百姓食盡，無以自生。升米直銀二兩，貧民往往食人，殍死者相望，官日載數車出城，一夕皆剛食其肉淨。籍紳士女，多行乞於街，民間有食其子。人朝出不敢夕歸，懼爲飢者殺而食。又日殺馬牛乘騎自啗，至於箱篋鞍轡諸皮物，凡可食者，皆煮而食之。其貴家第宅，與夫市中樓館木材，皆撤以爨，城中觸目皆瓦礫廢區。（節《歸潛志·錄大梁事》）

蒙古貴族在戰役中所造成的殘殺荒亂情景，更給白樸留下了終身不滅的印象。天興二年春，汴京留守崔立擁梁王監國；三月，殺梁王，引北兵入城，洗劫一空。被認爲「金人抗拒持久，師多死傷，城下之日宜屠之。時避兵居汴省得百四十七萬人」，殺戮過半（見《元史·耶律楚材傳》）。八月破蔡州，又「抄籍漢民七十三萬有奇」（見《聖武親征錄》）。雖貴家士族，同爲驅口，不免「指使之辱」，任「奔走之役」（見元好問《癸巳寄耶律公書》）。經過這場浩劫，明年宋兵進入汴京，「但見荆棘遺骸，交午道路，止存居民千餘家」（見《齊東野語》五）。在汴都遭受空前的擄戮中，白樸失掉了母親，成爲無依孤兒。破城時，元好問亦在京內，因與蒙古主將張柔是親戚，於退兵後，得許北上。白樸和他的姊姊便由好問帶着，於四月底離京，流寓聊城，寄居冠氏，約有四年光景。

白華隨金主北渡，輾轉奔往歸德。崔立降蒙古後，他在鄧州投向了宋朝。天興三年，宋與蒙古滅金流亡政府於歸德，北部中國淪入蒙古的統治。蒙古太宗七年（一二三五）冬，華又叛宋降北。明年初，由南邊起程去真定（今河北正定縣）投靠史天澤。秋後，元好問從冠氏縣來看他，才送白樸弟弟回家。白華北降，仍未得錄用，由金代樞判，變爲亡國流人，托命新朝，寄人籬下。嘗自述身世，有如「浮雲柳絮無根蒂」；亦不免於內疚，「自惜調羹品，羞爲落額粧」（前句贈劉祁詩，後聯賦屏上梅）。其歷事三朝，變節投敵的行爲，自然受到社會譴責：「士大夫以華夙儒貴顯，國危不能以義自處爲貶云。」（見《金史》本傳）身敗名裂，精神負擔尤爲沉重。晚年病困，「藥裹關心」（與李定齋詩）。在這樣的心情和處境裏，他和元好問幾年不通音信，白樸二十二歲結婚，好問也是從旁聽到消息。白樸自七歲以來，「生長兵間，流落竄逸」（語見《渚山堂詞話》），刺激很深；父親的潦倒，家世的驟落，又給與深刻烙印，終身「有滿目山川之嘆」（見《天籟集序》）。因之，在元代統治下，潔身自守，自居於遺民之列。

當流離歲月中，他受着元好問的長期薰陶；姊姊也常教誦父輩的詩篇。回家後，生活已較安定，更得致力於文學修養。白華按照他的老路來培育白樸和他的哥哥白忱，令「習進士業」，至蒙古憲宗元年（一二五一），都在真定閉門讀書。好問逝世前十年間，每往來其家，經常關心他的學業，給予很大影響。在真定，他結識了一批劇作家，與侯克中爲總角交，和李文蔚、史樟（天澤之子史九敬

仙)是朋友。同時文士如胡祇遜、王憚、王博文、王思廉、王利用(並見《元史》)、奧敦周卿等，先後相與交遊；盧摯的妹妹是他的弟媳，更屬至親。白樸一生，即以從事文藝為專業。

元世祖中統二年(一二六一)，命各路宣撫司官，「舉文學才識可以從政，及茂才異等，列名上聞，以聽擢用」(見《元史·世祖本紀》)。時白樸已三十六歲，史天澤屢薦他出仕，却遭到拒絕。天澤以宰相開府，顯赫一世，又與他家是世交，白樸敢于觸犯尊嚴，毅然辭謝；對他父親所寄予的「鵬搏萬里程」的希望(見白華《示恒》詩)，也置之不顧，因於是年夏秋間，棄家南遊。晚年，又有人薦他從政，他更強硬地以嵇康「絕交」抗言回謝。〔沁園春·監察師巨源將辟予為政，因讀嵇康與山濤書，有契於予心者，就譜此詞以謝〕：

自古賢能，壯歲飛騰，老來退閒。念一身九患，天教寂寞；百年孤憤，日就衰殘。麋鹿難馴，金鑰縱好，志在長林豐草間。唐虞世，也曾聞巢許，遁迹箕山。越人無用殷冠，怕機事纏頭不耐煩。對詩書滿架，子孫可教；琴樽一室，親舊相歡。況屬清時，得延殘喘，魚鳥溪山任往還。還知否？有絕交書在，細與君看！

白樸不樂仕宦，安於寂寞，自其身世而論，適如所言：經歷異代，「一身九患」；感戚餘生，「百年孤憤」。所以一再表示：「一壺酒澆平磊砢，問甚功名！」(《綠頭鴨·洞庭懷古》)至於那些屈膝權貴，奔馳宦途者，在他眼底，不過是「俯觀羣蟻」(《水龍吟·閉居嗜睡》)，渺小可憐。這種唾棄榮利的思想，雖由於世變家微，「一身九患」，帶有厭世的心情，但又交織着對蒙古貴族殘酷統治的不滿，所謂「百年孤憤」，深藏磊砢，亦非無因而致。或如《千百年眼·中華名士恥為元虜》說：「(蒙古)每每

尊其種類，而抑華人。故修潔之士多恥之，流落無聊，甘于草野。那麼，元朝施行嚴格的民族歧視政策，也無寧說是白樸推薦的重要原因之一。郝經《青樓集序》和陳憲《渚山堂詞話》以至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等，却避開民族壓迫的政治環境，單純視之爲對亡金故君的一往情深，宣揚大義，顯然是不合他的生活實際和歷史現實的。縱然他所追求「巢許遁迹」的山林生涯，仍屬於封建士大夫失意自鳴的一種方式，實出於無可奈何，退保清節。

他飄流大江南北，十又五年。先由真定南下，羈遲九江。至元六年（一二六九）曾至懷州（舊治今河南沁陽縣），作客於前金舊臣、懷孟路總管、父執楊果處。至元十三年重寓九江，又西遊洞庭，當時他的弟弟白恪正在江南行台作省吏，打算沿江東下。至元十五年春還九江，留滯兩年，才到金陵，終身定居於此。長期地行旅漫遊，接觸了廣大社會，親見蒙古統治者南侵留下的慘痛創痕，棄骨蔽野，鞭血成川：

基罷不知人換世，兵餘猶見川流血。（滿江紅·留別巴陵諸公）
桑梓龍荒驚嘆後，幾度生靈埋滅。（念奴嬌·題鎮江多景樓）

按蒙古的制度，凡屬各部酋長，平時除配給固定的牧民驅口外，別無祿俸賞賜，惟「陷城則縱其擄掠子女玉帛」（見《黑韃事略》）。並立軍法：「凡城邑以兵得者，悉坑之」（姚燧《序江漢先生事實》）；「城破之日，老幼妍醜貧富逆順皆誅之，略不小恕」（《蒙韃備錄·軍政條》）。鐵騎所過，屠城縱劫，俘擄人畜，焚毀村市，到處都是空城廢墟。長江地區的「兵餘流血」和「生靈埋滅」，恰是全國的

縮影。

兵燹之餘，農村一片荒土，長久不能恢復，白樸詞中也畧有反映。蒙古牧主是靠擄畧起家，落後的社會制度，曾給中原農業帶來巨大破壞。開始認為：「雖得漢人亦無所用，不若盡去之，使草木暢茂，以爲牧地」（見《元文類》耶律楚材神道碑及《元史》楚材傳、參閱多桑《蒙古史》卷上）。忽必烈卽位，意識到農業對封建剝削的重要性，詔「以農桑爲急務」，仍然蹂躪不堪。元朝自供：「使百姓安業力農，蒙古人未之知也」（《元史·世祖本紀》）。「世祖皇帝以來，累降詔條，誠諭勸課，而有司奉行不至。加之軍馬營寨，飛放圍獵，喂養馬駝人等，縱放頭疋，食踐田禾，損壞樹木，以致農桑隳廢」（見《元典章》卷二勸農桑類，參閱同卷安黎庶類）。戰後農村，未得喘息，立卽施以慘重剝削。「濫官污吏，夤緣侵漁，科歛則務求羨餘，輸納則暗加折耗。以致濫刑虐政，暴斂急徵，使農夫不得安於田里者，爲害非一」（《元典章》卷三均賦役類），加速促使農村殘破。一遇災害，更無以爲生，被迫轉徙他鄉，流亡溝壑：

田家秋熟辦千倉，造物恨難量。可惜一川禾黍，不禁滿地螟蝗。委填溝壑，流離道路，老幼堪傷。安得長安毒手，變教四海金穰！（《朝中措》）

始信林生禱雨，一濯黃泥幾許，無奈旱苗何。我欲洗兵馬，誰解挽天河！（《水調歌頭》）

歷觀元代詞曲，於農村的饑寒怨沸情況，本罕涉及。白樸對此，醞發難量之恨，祝願四海金穰，歸源兵戈之禍，盼望社會安定，確也可貴。

至元十六年（一二七九）南宋滅亡，東南兵事結束。次年，白樸已五十五歲，乃僑居金陵，生活亦日漸平靜。常與諸耆老會飲游眺，題詠於南唐故宮、麗華廢祠，登鳳凰臺、訪烏衣園，以抒其懷古之思。他以前朝宦家和當代名士的身分，享有特定的社會地位，周旋於地方官吏之間，消閒寄生，並曾租種學田。元代官田的地租，較貴族的職田和一般田主的私業要輕些，江淮富豪常承佃官田，從事中間剝削（詳《元史·王克敬傳》），白樸即屬此類性質。晚年一度北返，屢遊杭州鎮江。元成宗大德十年（一二〇六）八十一歲時，還到過揚州，此後行年已不可考。

白樸一生，在政治上始終保持清白，由於時代和家庭影響，情緒却更沒落頹喪，頗能代表元代上層知識分子經受世變催折的思想面貌。一部《天籟集》詞，飽含滄桑之感：

想故國邯鄲，荒臺老樹，盡賦招魂。青山幾年無恙，但淚痕差比向來新！（《木蘭花慢·歌者樊娃索賦》）
臨弔六朝禾黍，南宋池苑諸作，處處發抒遺民的心情。（《石州慢》寫淪亡後的汴都故京云：

千古神州，一旦陸沉，高岸深谷。夢中鷄犬新豐，眼底姑蘇麋鹿。少陵野老，杖藜潛步江頭，幾回飲恨吞聲哭。歲暮意何如？怯秋風茅屋！

傷時紀亂，盡見於字裏行間。至於眷懷身世之作，則更悲愴橫集：

孤影長嗟，憑高眺遠，落日新亭西北。幸有河山在眼，風景留人，楚囚何泣！（《奪錦標》）

烏衣舊時客，渺雙飛萬里，水雲寬窄。東風羽翅，也迷却當時巷陌。（《瑞鶴仙》）

賦寫興廢，寄寓家國，自比於「烏衣」飄渺，「楚囚」啜泣，撫今思昔，無限依戀。讀其辭薦離家，飄

泊漢江寄內篇什，寒江斷夢，殘蘆雪淚，一片窮愁，尤覺神情憔悴，生涯迷惘。

他終於選擇了厭亂逃世的道路，自求解脫。每以托物寄興，表達自己的精神世界：

餘生牢落江南，幽香鼻觀曾參。見說小山招隱，夢魂夜夜雲嵐。（清平樂·詠木犀花）

痛惡污濁社會，自惜微弱的「幽香」晚節，這是一面；逍遙物外，「招隱」避世，又是一面。他更易名號爲樸、太素、蘭谷，正足說明心境寂聊，孤芳自賞。斟酌進退，遠害全身，頽放山林，求以自適：

儘紛爭蝸角，算都輸林泉閒適。澹悠悠流水行雲，任我平生蹤跡。（春錦標）

張良辭漢全身計，范蠡歸湖速害機，樂山樂水總相宜。（陽春曲）

這和他的拒任行爲，正相爲表裏。有時也流露憤世的激情，「糟醜兩箇功名字，醅淹千古興亡事，麴埋萬丈虹霓志」（寄生草），總不免夾雜遭醉消沉的志趣。以至「倘佯玩世」（沁園春），空化一切：

問鯤鵬九萬，扶搖何力；蝸牛兩角，蠻觸誰強？華表歸來，銅盤人去，白日青天夢一場。（沁園春·紀夢）

歲華如流水，消磨盡自古豪傑。蓋世功名總是空，……富貴似花上蝶，春宵夢說。（喬木查）

不汲汲於富貴，鄙視權位的爭奪，固有合理的因素；但發自幻夢無常，却陷入渺茫化境，一無可爲。金元易代，急驟變亂的現實，及其故家零替的感受，形成他一套人生幻化的消極思想，和與之相應

的閒散自樂的生活態度。

二

白樸的劇作，據《錄鬼簿》著錄，凡十五本：《唐明皇秋夜梧桐雨》、《董秀英花月東牆記》、《唐明皇游月宮》、《韓翠顰御水流紅葉》、《薛瓊瓊月夜銀箏怨》、《漢高祖斬白蛇》、《蘇小小月夜錢塘夢》、《祝英臺死嫁梁山伯》、《楚莊王夜宴絕纓會》、《崔護謁漿》、《高祖歸莊》、《鴛鴦簡牆頭馬上》、《秋江風月鳳凰船》、《蕭翼智賺蘭亭記》、《閻師道趕江江》。加上《盛世新聲》所收風格特殊的《李克用箭射雙鵬》殘折，共十六本。題材多出歷史傳說，劇情大半為才人韻事。現存《梧桐雨》、《牆頭馬上》、《東牆記》三種，和《流紅葉》、《射雙鵬》的殘折，更多以男女情事為主。可以推想：工寫情詞，是白樸雜劇的特色，局限也在於此。明清間，或傳《黃鶴樓》劇乃樸之作（見曹棟亭藏《天籟集》序），自不可信。

《牆頭馬上》是他最成功的一本愛情喜劇。李千金深閨春怨，自擇配偶，諧計私逃，偶被翁父發現，中經波折，終操勝算。這種情節，舊戲中本屬習見，但白樸自運彩筆，塑造「志量過人」的女性，使之具備熱情奔放、爽朗果敢的個性；並使她生活在不斷的矛盾中，發展成長。在閨閣枷鎖中，她一心爭取婚配自主；愛上裴少俊後，斷然決定跳出樊籠；私人裴宅，受到裴父辱罵，她敢於衝犯名教，否認罪名，力爭鞏固既定的關係；橫遭瓶墜釵折的折磨休棄，在愈來愈重的壓力下，她磨煉得更

爲堅強了；及到裴生父子登門認親，她必傾吐積憤，才許重聚。劇中情節的發展起伏，都是伴隨着這些矛盾而安排的。

全劇突出的藝術特色，還在於人物個性化的語言，明快雋利，既善達情，且富機趣，恰切事理，沒有一句落空。李千金和裴生私會前，梅香與她的一段談話，因不了解小姐急迫複雜的情思，更不能體會少女初約的嬌羞心理，其對話格格不入，總感到茫無所從。不僅成功地突現了主角，也繪出了梅香的天真形象。李千金和嬖嬖的對答，更刻劃出她的爽直熱情，坦露自己是主動招約，毫不含糊。在裴宅後園裏，圍繞着隱藏事件的揭發，把不同類型的人物，集中到同一問題上，各有各的語言，各有各的性格。兩箇調皮的小孩，說高道低，全無顧忌。老院公熱心快腸，喜說大話，樸實風趣，適見其性情直率。裴尚書號稱「清正」，而又固守禮法家規，兼以主觀自信，堅持錯見，到了上門認婚，還死死埋怨媳婦不早說是李家的女兒，令人失笑。裴少俊遵奉父教，鍾於情愛，在被迫休妻一場中，話雖不多，已十足表現其至誠軟弱，左右爲難。李千金乍被發覺，一時湧現了錯綜的心思，情見於詞：既痛惜子女，又不甘示弱匿避，但仍有些羞怯；驚定後，便挺身出認是少俊妻室，理正詞嚴，不相退讓。在被重認成親時，她翻憶當年裴父的晉語，一一奉敬轉去。〔十二月〕和〔堯民歌〕二曲，犀利俊暢的語言，冷雋潑辣的諷刺，盡情吐恨，痛快淋漓。與少俊重會，她是喜怒哀集，驟聞裴生還穿着秀才衣服，想到日後前途，想到往年委屈，驚疑躊躇，悲痛氣憤，心情沉重，

恩怨俱生。她諷刺少俊，拒絕少俊，蘊藏着無限愁苦，暗露出種種希望。裴少俊賴着要重做夫婦，任憑出氣，涎着臉皮，總是兒女夫妻。這場風波，儼然是兩小口角，機趣橫生，加強了喜劇的氣氛，更豐富了李千金不屈的性格。

必須指出：白樸這樣的作品，雖屬於後代所謂愛情題材，但其出發點，實本着當時封建男女人倫的教義，爲求室無怨女，婚嫁適時，最終目的還是維護封建婚姻。不能想像，白樸作劇，專是歌頌戀愛自由，提倡個性解放，這與他的時代和思想，不太倫類。劇中表現反對禮教的約束，只是溢出了宋元道學的桎梏；道學的倫理，本非人人所守，即在士大夫中，持理亦彼此異同。他贊同男女擇偶，帶有許多條件。對裴李的結合，事先安排下兩姓門當戶對，早已議婚待娶的範圍，一旦偶然相遇，始終不違大體；當初私情巧合，構成一段韻事。李千金對封建勢力，也無法完全衝破，只因地位不同於裴生，必得頂住難予忍受的干禁和屈辱，顯得倔強一些。她矜持自己是宦家仕女，擇偶對象自然是名門俊士，希望丈夫高官重爵，又未嘗不是白樸門第觀念的曲折反映。

《東牆記》大約是白樸早年在真定的作品，可能是與史樟的南戲《董秀英花月東牆記》同時而作。因題借事，難見精彩。今傳脈望館本，很大程度上又經過明人竄改，不但仿襲《西廂記》的關目情節，語言亦缺乏生氣。滿篇堆砌《花間》式的冗語陳詞，不類白樸他劇，更顯得是明代後期的筆調。此劇主題，略似《牆頭馬上》，而人物却很遜色。主人公馬文輔和董秀英，同樣被安排爲少小訂婚的

一對，聞聲相慕，一見傾心，月下私會，終身不渝。描寫曠夫怨女，愁思庸濫，飄浮無着，特別是私通之際，褻語刺目。並又貫穿着好些陳腐的觀點，處處是儒教的格言，甚至梅香也在大掉書袋，宣說聖訓，勉以功名，戒之在色。這些細節，縱然不算白樸原筆，就文論劇，名教太濃。《譚曲雜劇》嘗譏明人寫「花面丫頭、長脚髻奴，無不命詞博奧，子史淹通」，為不解本色之弊，亦見於竄改本劇。第五折夸寫夫榮婦貴，腐氣尤為難堪。全本人物别扭，形象模糊。敷衍劇情也很平庸，幾次傳詩送簡，傷離問醫，繁蕪冗複，如出一轍；長段說白往往與曲辭互不關照，更覺乾燥無味。作為白樸的劇本，也應看做敗筆。

《流紅葉》殘折，描繪宮苑陷棄，誤盡青春，棲遑地尋求生路的嬪娥形象。正猶唐人「宮怨」詩，對那些被損害的婦女，遭罹悲運，寄予同情。劇中寫韓翠顰偶然拾得和詩，仿佛得到人間最大的安慰，她癡心遐想：「看承做神珠玉顆」，「準備着洞房花燭」。着筆不多，畢見內心的苦楚和強烈的慾望。其意義也在於「憐幽閉」、「憫怨曠」；但劇多殘缺，無從窺知全貌。

《梧桐雨》劇，敷寫宮闈君妃，晏安佚樂，「因歌舞，壞江山」。按其劇情發展的邏輯順序：唐明皇極情聲色，專任恩倖，「朝綱倦整，痛飲昭陽」；為圖貴妃歡心，濫付節度兵權於罪將安祿山，伏下禍根，終爆發為「邊庭造反」。朝廷無力禦亂，轉徙播遷，馬嵬之變，幾於不能維持統治秩序；回鑾後只落得伶仃孤苦，抱恨終身。這是白樸對君主失德，親信寵妃悍將，嬖惑蠹政，遺禍家國，作